

君子、菩薩、佛： 星雲法師的理想人格論

鄺妍彬 蘇州大學哲學系

摘要：成就理想人格是眾生修行實踐的目的，在對理想人格的探索中，佛和菩薩無疑是星雲法師所追尋的最高理想人格。同時，星雲法師還非常重視君子品格的培養，並為君子文化豐富了新的內涵，在君子和佛的關係上，一方面君子在佛和菩薩所具備的超越性意義上稍顯不足，另一方面，君子修行到極致就能體會到菩薩和佛的境界。人間佛教宣導行菩薩道，身體力行的去做菩薩，菩薩就是深具般若智慧，以慈悲心和無我的精神去自利利人、救度眾生的有覺悟、有修行的人。不同於一般認為佛的境界高於菩薩，在星雲法師看來，佛與菩薩只是隨緣示現的不同面貌。基於眾生皆有佛性的根本認識，星雲法師認為不僅要向內參悟真心本性，更要直承擔「我是佛」的責任，不僅是救度眾生的責任，還是救度自我的責任。只有自利利他並重，世出世法兼備才能成就圓滿究竟的理想人格。

關鍵詞：君子；菩薩；佛；星雲法師

成就理想人格是眾生修行的目的，不管是儒釋道哪一家，都是為了成就聖賢人格，達到最高的人生境界而砥礪修行。佛教提倡「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凡夫即佛，佛即眾生」的思想，這就為成就理想人格提供了內在根據，星雲法師更是提出，眾生要敢於「直下承當我是佛」。當問到如何得知觀音菩薩的存在，星雲法師用自己去做了那個觀世音菩薩來巧妙地論證觀世音菩薩的存在，這無疑都是星雲法師對理想人格的認識與實踐方式的說明。禪宗認為，眾生皆有佛性，凡夫與佛的差別就在迷悟之間，一念迷，佛即眾生，一念悟，眾生即佛。星雲法師在眾生即佛的基礎上，提出「我是佛」，要吾人「直下承當」。眾生即佛強調的是體悟自心是佛，不須外求，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星雲法師的「我是佛」是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重在直下承擔佛的責任，直接強調從實踐佛開始來確證佛與菩薩的存在，實踐性更強。雖然佛和菩薩才是星雲法師所追求的最

高理想人格，但是在現實的道德實踐中，在對人格的鑄就上，星雲法師也非常重視君子品格的培養，提倡即便不能成佛，也不要與小人為伍，而儘量去做君子，並且在星雲法師的論述之中，可以看出君子、菩薩與佛之間是有著內在關聯的。

一、君子與佛

君子人格最初是由先秦儒家開展出來，並將之發展為儒家獨特的人格意象，但經過幾千年中華文化的發展，在儒、釋、道的激蕩洗禮之下，儒釋道的理想人格及其對理想人格的追求，都在不斷豐富著中國文化中的君子內涵，君子已經不僅僅為儒家所獨有，而展現出以儒為主、佛道為輔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星雲法師也對君子人格多有發揮，在他的思想之中，君子具備不同於一般人的高尚品格，是人們行動的榜樣，和處事的模範，與佛菩薩理想人格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聯。關於君子人格，這裡需要討論幾個問題：



第一・君子的內涵問題

什麼樣的人才是君子？

君子無論在自己的內在修養，還是待人處事的方面都有著高度的道德要求，「無終食之間違仁」（《論語・里仁》）。從自身修養的角度來說，君子首先是一個真誠無偽、光明磊落之人，所謂「君子必誠其意」（《大學》），「君子，大都光明正大，所謂小人，大都偷雞摸狗；君子誠而有信，小人偽而不真。」^[1]其次，當面對人事變幻，外界干擾時，君子能重義輕利，堅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氣節。以上都是道德實踐的正向理念指導原則，但同時，君子還需要具備反向的，補救性的原則作為準備。君子要求「見賢思齊，見不賢而自省」（《論語・里仁》），「見其過而自訟也」（《論語・公冶長》）。星雲法師也說：「君子以人之過為己之過，每反躬而責己。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稱君子。」^[2]君子常常反躬自省，能夠遷善改過，這是因為君子常懷懺悔、慚愧之心，這是能自顧不足，要求改善的向上心，是道德的向上心，是能息除煩惱眾惡的動力。星雲法師認為，在佛教裡不怕犯罪，只怕犯了罪還不知悔改，這才是最大的過錯，所謂「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論語・衛靈公》）所以星雲法師要求人們要常懷懺悔之心，來洗淨自己的罪過。

在承擔社會責任方面，君子能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崇高的志向，能勇於擔當，謀求「大道流行」、「天下為公」。從社會交往的角度來講，君子處處為他人著想，常與人為善，助人為樂。星雲法師說：「君子有成人之美，小人有助人為惡」^[3]，儒家所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論語・顏淵》），「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孟子・公孫丑上》），都是這個意思。具體如何成人之美，與人為善呢？星雲法師指出：「凡是合情合理的，要與人為善；凡是給人歡喜的，要從善如流；凡是利益社會的，要熱心參與；凡是成就大眾的，要心甘情願。因此，與人為善，所謂『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小小的善心善行，就能為社會帶來真善

美的力量，達到社會和諧進步的目標。」^[4]通過「三好」、「四給」、「五戒」、「十善」等具體地行動來與他人為善。

以上是君子的基本道德內涵，那麼在佛教思想的豐富之下，君子人格增添了哪些新內涵？佛教認為「一切眾生皆以愛欲而正性命。」愛欲，最根本的是「自我愛」，愛著自身，為此束縛，所以在生死海中沉浮。由自我愛欲而生「無明」，無明是一切煩惱中的根本特性。由無明而生見、愛、慢，而生貪嗔癡三毒，而生無邊煩惱。君子要能夠生起正見，從而能夠節制自己的欲望，也就是具有一種自制的力量。所謂自制，星雲法師認為：「佛教講布施就是要我們對金錢物資要能自制，不要過分貪著。講持戒就是要我們在生活中能防非止惡，有自制的力量；講忍辱也是要我們在人事上能克制自己的嗔恚，養成柔和的性格。」^[5]六度四攝無不是在教導眾生自制的力量，無不是對自制的鍛煉。所謂「君子不欺暗室」、「佛子不作非法」，就是自制的功夫。自制就意味著破除對世間種種的執著，拿得起放得下，這就要求君子要有無執的心懷，修行要「以無念為宗、以無相為體、以無住為本。」另外，佛教還非常重視忍耐的力量，印順法師說六趣之中，人身最為難得，而人能忍耐就是其中一個殊勝之處。娑婆世界，娑婆就是堪忍。^[6]星雲法師也非常讚美忍耐的力量，人生是苦，很難一帆風順，總是要經歷各種的挫折困境，人有忍耐的力量，能夠忍耐各種磨礪，難行能行、難忍能忍，於是也能獲得常人所沒有的知足的快樂。佛教的去貪欲、破除執著、慈悲助人、智慧人生等，都是君子文化的豐富內涵。相比較儒家著重君子在內在道德和社會關係範疇的修行，佛教的出世精神為君子這一重要的人格意象增添了一絲超越性色彩。

第二・君子與佛的關係問題

在儒家的人格境界體系中，君子並不是一個終極的理想目標，聖人才是傳統儒家所追求的最高人格。孔子說：「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論語・述而》）聖人在傳統儒家那裡，是一個「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

存在，這種「完人」形象，在星雲法師那裡就是佛陀，星雲法師認為，佛並不是一般的聖賢，而是一位道德、智慧超絕的「完人」。與聖人相比，君子更具有普適性和感召力，芸芸眾生都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極度接近於聖人的君子。君子著重於個體內在道德以及社會活動層面的修養，而佛與菩薩在這個層面上說也是非常重視的，這是君子與佛的相通之處，也可以說是佛的人間性特徵的體現。不同之處在於，雖然在佛教之中的君子融入了出世精神，但其修行的側重點更多地還是在世間法的層面上進行，而佛與菩薩則兼備世俗與神聖性之兩面，從容中道，以出世的思想為指導去行入世的事業，這是君子稍顯不足之處。

君子到佛並不是永遠不可跨越的，君子修行到極致就能體會到菩薩、佛的境界。比如說忍耐，星雲法師說忍耐是做人第一法，忍之一字，眾妙之門，古聖先賢立身處世，無有不得力於忍者。要想成大器，必須現在生活上學習「忍耐」，「欲成佛門龍象，先做眾生牛馬」，對於逆境，「先忍之於口，是為下忍；再忍之於面，是為中忍；如果能做到凡事不動心，那才是上忍。」^[7]從下忍到上忍，這個忍耐的心境歷程，其實就是從凡夫到聖境的關鍵，凡事不動心，達到了禪定的境界，超越了小我，而以大我為我。忍耐的最高境界是對境無心，也就是「無生法忍」的境界，這就是走到修行很高的地步了。^[8]就如同印順法師所說，修行是有層次的，雖然都在學習，但是有初級學校和高級學校之分，所以隨著修行的深入，君子也可以優入佛菩薩的次第。總的來說，君子與佛作為人格修養的境界而言有高下之別，但作為實際修行的個體來說，君子與佛都是可以成就的人格，星雲法師又說，佛普度眾生有善巧方便的智慧，常隨緣示現各種相貌，從這個角度上說，君子與佛也是隨緣示現而已。

二、菩薩與佛

如果說佛是佛教的最高理想人格，是星雲法師所說的真正的「完人」，那麼菩薩在星雲法師看來又處於什麼階位呢？菩薩與佛之間是一

種什麼樣的關係呢？一般認為，佛的境界高於菩薩，鳩摩羅什也說，十地菩薩一念忘卻自己在救度眾生，也即是成佛了。所以成佛是經過菩薩的修行階段的。不過，這是就眾生的眼光來看的。星雲法師認為：「菩薩和佛，談不上誰大誰小，只是應眾生根機，視眾生需要，隨緣示現。」^[9]說這些話一方面是為免除世人的執著，去區分孰大孰小的佛菩薩身份；另一方面更是說明眾生皆本來是佛，是佛、菩薩都只是在做一件事，即是開示眾生、救度眾生成佛，不論以何種身份，就是在創造更多的成佛因緣而已。世人執著，不追究自己是否在努力淨化與成長，卻執迷於佛、菩薩的地位高下，這是不智的，這是根本忘記眾生本來是佛的最高真理。

接下來，我們要探討菩薩具有哪些品格？首先，菩薩和佛都是具有無上般若智慧之人。菩薩是有修行、有覺悟的人。覺悟到世間萬物因緣和合而生，緣聚則生，緣散則滅，一切依緣起，所以「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凡塵種種，皆是虛妄，《金剛經》偈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金剛經》）。緣起無常，不安穩、不徹底，有情皆苦，所謂「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生由於參不透這其間的真諦，執著於虛妄的假象，只能在六道之中輪迴無盡，在塵海中浮沉不止。因緣和合，眾生都無法脫離他人而獨在，因此眾生之間是緊密相連的。又因為，不能覺悟的眾生不停地在六道之中流轉，因此，「一切眾生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也就是說芸芸眾生都可能在過去、未來、現在成為自己的親朋眷屬，那麼又怎麼能對眾生的痛苦視而不見呢。菩薩與佛，首先就是覺悟到這無上真理的人，因為覺悟了苦是人生的底色，不忍與我休戚相關的眾生終日為無明所惑，沉淪於苦海不得解脫，所以要發心救度他人，即便自己已經證得解脫，也要倒駕慈航，去救度解脫未得度的人，就如地藏菩薩發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般若智慧是菩薩和佛救度眾生的理論根據和行為指導，所以星雲法師非常重視智慧的精進，提倡廣學多聞以增長智慧和利樂有情的本領。廣學多聞就是為了要開智慧，開啟自性的智慧以與



眾生接觸，以隨順圓融的重返世間生活。故而要解脫自己，就要度化眾生，要度化眾生，就要勤學苦練，不斷學習、不斷進步，直到終於可以解決所有的困難為止。廣學多聞就是為對治煩惱而有的做法，煩惱就是來自自己和眾生的愚癡邊見。

其次，菩薩是具有大慈大悲菩提心的菩薩。「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在星雲法師看來，慈悲心是成佛做祖的基礎，佛教徒什麼都可以沒有，卻不能沒有慈悲心。慈悲的面貌，圓滿一切眾生所願，是觀音菩薩最不同凡響的慈悲願力。「觀世音菩薩在哪裡？他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當覺知打破自己起慈悲心，即知有觀世音菩薩。慈是『予樂』，悲是『拔苦』。慈悲兩字，代表觀世音菩薩倒駕慈航、累劫勤苦——『給予一切眾生快樂，拔除所有眾生之苦』的無我精神。」^[10]可見，在星雲法師看來，菩薩並不是一個遙不可見、神通靈異的神仙，而就在眾生心中，就是眾生心中那一點慈悲心，使得眾生得見菩薩，得成菩薩。慈悲心就是已成成佛之心，真正的慈悲，要心行實踐，慈悲是對我，而不是對人的要求，慈悲就是無我的關愛別人，慈悲是發自內心的，決不能只做表面工作，變成異化的慈悲。菩薩能「廣結善緣」。緣是萬物生起的原因，星雲法師非常重視「緣」的管理和運用，學菩薩做菩薩就要廣結善緣。人人都有廣結善緣的心懷，就能構建和諧的社會。值得注意的是，般若智和慈悲心不可偏私，菩薩和佛要求自身在佛法中的充實，如果沒有般若智慧的指導，上弘下化，也可能淪為世間的善行，佛法真義就可能與世學相混淆了。所以星雲法師主張修持要「悲智雙運、和於中道」。

最後，菩薩還要有無我的心懷。「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只慰他苦不求我樂，只想付出不求回報，只願成就不計辛苦。」^[11]在星雲法師那裡，君子、菩薩與佛雖然都關照他人，都要在為眾生的奉獻中實現個人的價值，但佛菩薩具有一種「無我」的精神，這是人間佛教的重要原則之一。佛教六度之中，布施是非常重要的一項與人結緣、助人為樂的活動。雖然各種布施（財布施、法布施、無畏布施等）都是充滿法喜，值得肯定

的，但是星雲法師還是提倡布施時要以「無相布施」為原則。所謂「無相布施」，就是布施者外不見自己布施的人，內心不見布施的我，中間不見布施的物，也就是「三輪體空」。「諸法無我」並不是說沒有了我，而是指世間諸法都是因緣和合而成，沒有一個固定獨立的實體存在。懂得「無我」，能夠放下小我，融入大我，方能擁有更多；體悟「無我」，博得布施成就，分享眾生，就能處處有我。無我不是執著於現有之我，因為不執著，所以能繼續成長；因為能喜捨，所以能結緣更廣，這是無我的積極面。^[12]

菩薩就是以慈悲心、般若智和無我原則來「度一切苦厄」，解脫眾生的有修行、有覺悟的人。星雲法師的人間佛教致力於菩薩道的弘揚，以切實的行動來修菩薩行，星雲法師所提倡的「三好」^[13]、「四給」^[14]等活動，都是為了幫助大眾解憂除難，都是為了給予大眾歡喜。星雲法師帶領佛光山徒眾創辦國內外弘法道場、學校，開展了各類的教育活動，學術講座、佛學期刊、佛學資訊號、影音媒體傳法等等，利用現代科技的發展，讓「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常流五大洲。」這些都是星雲法師為大眾轉迷為悟，證悟解脫所做的努力。星雲法師說：「天下事，愈不做愈不會做，以致永遠不會做；菩薩行，愈發心就愈歡喜，以致永遠不退轉。」^[15]菩薩不是往生以後有道德的才能成為菩薩。人人都可做菩薩，有心趨向覺道，肯樂於結緣，為眾生服務的人，就有資格稱為菩薩。星雲法師將菩薩的行為歸納為四個特點：

第一、於菩提心永不退失。

第二、於諸眾生常無捨棄。

第三、一切善行從不饜足。

第四、護持正法起大精進。^[16]

三、我是佛

佛教認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凡夫即佛，這是星雲法師「直下承擔我是佛」的理論依據。人間佛教認為，人成即佛成，這樣佛與人就統一起來，成佛就變成了成人，生命的本質就在於成佛作祖。佛從天上迎回了人間，成佛就不再是心嚮

往之，而不能至的了，人本來就是佛，只是處在不同的階段和歷程之中。星雲法師認為，佛陀成道時告誡眾生人人都有佛性，這就是要我們直下承擔，肯定自我，相信自己有成佛的能力，確證我就是佛。既然人人都有佛性，成佛就是成人，那麼為什麼不能直接承認我是佛呢。

佛在哪裡？佛在心中。所以，星雲法師說：「學佛，主要是學自己，所以要向自己本心尋問；學禪，主要是參自心，所以要向本來面目探究。」^[17]向本來面目探究，向本心尋問，就是要認識到佛性本具，無須外求。奈何，眾生被無明所惑，只知追逐過眼雲煙的功名利祿，執取虛幻不實的五欲六塵，而不能獲得解脫。向內參悟，就是要使佛性光明無礙，使自己能證悟無上正等正覺。這也可以說是「自度」的層面。佛在哪裡？佛在人中。因為，眾生皆有佛性，所以三世諸佛與我同在；因為，佛在心中，所以能夠視人如佛，星雲法師說：「心中有佛，為人著想，是做人的先決條件；心中有佛，視人如佛，是成佛的基本要素。」^[18]佛教認為凡夫與眾生的區別僅在於迷悟之間，「一念迷，佛即眾生；一念悟，眾生即佛。」（《壇經》）凡夫是還未參悟的眾生，佛不僅自己覺悟，還發願幫助眾生證悟得度。這是度人的層面。

不管是做君子，還是做菩薩都是要求吾人去心行實踐，只有去真正實踐，真正自己去做君子、做菩薩、成佛，才能讓別人相信佛、菩薩的存在。為什麼大家相信有君子呢，就是因為大家能夠看到君子的存在，自己也能努力去成為君子，而不是小人。要讓別人相信有佛，有菩薩，最好就是自己當下就去做一些佛和菩薩的事業。星雲法師認為，做菩薩，不是碰到別人需要幫助時才展現出菩薩心腸，而是平常就要展現，並且能使自己受益。在平時遇到困難的時候，運用觀世音菩薩的心腸來面對，這同時是自我鍛煉、培養自信心，就是把自己當作觀世音菩薩來幫助自己，這時也等於是觀音菩薩來救度自己。所以做菩薩、成佛實際上是一個自度度人的行為。

「直下承擔」是說讓吾人當下就去行動，不必等到證悟解脫之後，再去行佛做菩薩。自度與

度人並不是一定要先自度再去度人。苦海中，沉溺的苦惱眾生，自己不識水性，不會游泳，如何度法？所以要想普濟一切眾生，必先自己了脫生死，沒有憂悲苦惱才行。這是先救度自己，再救度他人，這種救度也並沒有什麼問題。但是，星雲法師認為，以利他為先，己未得度先度人，這才是菩薩發心，因為，學菩薩是在眾生的身上學，菩薩離開眾生，也不名為菩薩了。所以，自度度人是可以並行不悖的，在自身的修行中，「隨分隨力」地從事利他，不斷進修，自身的福德、智慧漸大，利他的力量也愈大。而度人的過程中，每救度他人一分，自己也能得一分力，度人如同度己，在度人中也能實現自度。因此，並不一定要先自度再度人。

依照佛法的真諦，眾生皆有如來種性，眾生本來是佛，「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華嚴經》），眾生皆可成佛，所有的義理都指向這個最終真理，世人或非不信，只是不敢承擔。不敢承擔不是不願學佛，而是不得要領。直下承擔，以我是佛，才是學佛的最後一步。「我是佛」不是說我現在是佛，並要眾生禮我、敬我、畏我，而是我要做佛所行之事，承擔佛的事業。星雲法師要求在參悟心中有佛，凡夫即佛的基礎上，直接承擔起佛的責任。責任意識意味著自覺承擔起佛和菩薩應該做的事，也就是自覺擔負起利益眾生，度一切苦厄的責任，解眾生之苦，予眾生以樂。這裡，「我是佛」關乎兩個方面的責任。

一方面，發願救度眾生離一切苦，得無上法樂，獲得真正地解脫，這是對與我同體共生的他人負責。在佛教的輪迴觀念中，一切眾生皆是我過去父母，所以我天然就需要對他們負責，去為他人拔苦與樂。我若得度，也不能耽溺於禪定之樂，而要發起救度眾生，讓他們同享法樂的菩提心，人間佛教所謂以出世的了悟心懷，做入世的慈悲事業正是此意。眾生平等，六道輪迴中的一切有情，我都要發願救度，「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金剛經》），這才是人間佛教的行者。

另一方面，受到佛教業報因果觀念的影響，



佛教是自力的，即便菩薩、佛竭力救度眾生，但最終眾生也只能自己去救度自己，自己解脫自己，這是對自己生命的負責。正如星雲法師所言：「各自的業力，要各自去解決，就是佛陀，他能自我解脫，教導你解脫的方法，但他不能幫你解脫。在佛教裡，眾生一切都是自我審判，不由外力，都是業力感召，只有靠自己解決。」^[19] 業報因果的觀念決定了佛教從一開始就必須自負責任。菩薩發願代眾生受無量苦，但並不意味著眾生即不必受苦，在眾生有能力有智慧時，還是得自己去償還其業力惡果。覺悟者為眾生做再多的事，覺悟還是眾生自己的事，修行更是眾生自己的事，成佛更是自己的事，無人可以代辦。那麼何須行者發心救度呢？關鍵還是眾生之欲求執著，故迷惘輪轉，幾乎無有盡期，覺者慈悲，願救度解脫眾生，故而主動救助。救助是覺者生命圓滿的表現，可被救度及可以覺悟是眾生生命本有的特質。責任體現了自利與利他兩方面。自利基於對自己生命的負責，意識到在業報輪迴中的自己而生起出世的思想；利他在於，不耽溺於個人的解脫，對與我同體共生的他人生起救度的責任，以出世的思想去做入世的事業，這恰恰是人間佛教的精義所在。

結語

人人都可做菩薩和佛，好像佛就變成了人間性有餘而神聖性不足了，其實不然，星雲法師認為，菩薩和佛的修行要始終以體證佛法為要，以防止與世學相混淆而迷失佛法真義。即便在淑世精神較為濃厚的君子人格的成就上，星雲法師也為君子的內涵增添了一些超越性意義。所以，星雲法師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始終是充滿佛教的出世精神的底色的，始終是將「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作為其道德實踐的指導原則。

君子、菩薩和佛陀既是次第漸進的三個層次，同時又彼此融通互攝。從佛性上講，凡夫、眾生與佛三無差別，三者都真心本具，依此，向內參悟，探究自己的本來面目，證道解脫。所以在修持上，要能自我關照，反求諸己；自我更新，不斷淨化；自我實踐，不向外求；自我離相，不

計內外。只是能自度還未得究竟，佛還要求去乘願再來，救度眾生。所以，三者在某種程度上，又可以說是佛為救度眾生而隨緣示現的不同樣貌。從境界層次上說，從君子到菩薩到佛，境界是逐漸提高的，修行有次第，就如同樣都是學生，但是有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的區別一樣。所以，雖然君子、菩薩、佛都在行饒益有情的事業，都是發心為大眾服務，都以自利利人為處事原則。但從修行工夫來講，君子到佛是工夫愈精進，發心愈廣大，範圍愈廣泛的。但不管在君子、菩薩還是佛陀的人格之中，星雲法師都要求其以大乘菩薩道為其指導思想，並且要具有「我是佛」的責任意識，對他人、對自己能主動承擔起救助的責任，自利利他，度己度人。

「我是佛」直承禪宗的凡夫即佛，我即是佛的主張而來，相比較強調一念自反、明心見性，證悟成佛來說，星雲法師要求直下承擔「我是佛」，更加注重在現實中真切踐行佛的責任和義務，自度度人、自覺覺他。在對眾生的無我奉獻中，體悟佛的真義，成就無上功德，證悟成佛。佛教所謂「欲成佛門龍象，先作眾生牛馬。」就是說，修行不能光為自己，不可做自私的自了漢，一定要以大慈、大悲、大熱忱來對待眾生，君子、菩薩、佛都是身處眾生之中的，離開了眾生，也就無所謂佛還是菩薩了。所以，佛既不住生死，亦不住涅槃。不住生死，是以般若智來超越輪迴；不住涅槃，是以慈悲心來服務人群，這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的人間佛教真精神。

^[1] 星雲法師：《迷悟之間3·君子與小人》，《星雲大師全集》網路版，<http://books.masterhs-ingl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1825>，2023年7月8日。

^[2] 同上。

^[3] 同注[1]。

^[4] 星雲法師：〈佛教管理學1·與人為善〉，《星雲大師全集》網路版，<http://books.masterhs-ingl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9655>，2023年7月9日。

^[5] 星雲法師：〈迷悟之間3·自制的力量〉，《星雲大師全集》網路版，<http://books>。

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1485，2023年7月7日。

- [6] 釋印順：《人間佛教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55頁。
- [7] 星雲法師：〈往事百語2·忍耐就是力量〉，《星雲大師全集》網路版，<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6528>，2023年7月12日。
- [8] 杜保瑞：《般若智與菩提心—星雲大師工夫心法研究》，（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2年），第53頁。
- [9] 星雲法師：〈人海慈航—怎樣知道有觀世音菩薩〉，《星雲大師全集》網路版，<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2059>，2023年7月12日。
- [10] 同上。
- [11] 星雲法師：〈往事百語3·皆大歡喜〉，《星雲大師全集》網路版，<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6528>，2023年7月12日。
- [12] 同上。
- [13] 三好：說好話、做好事、存好心
- [14] 四給：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
- [15] 星雲法師：〈佛光菜根譚1·悲〉，《星雲大師全集》網路版，<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1336>，2023年7月15日。
- [16] 星雲法師：〈星雲法語3·菩薩的行為〉，《星雲大師全集》網路版，<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3692>，2023年7月15日。
- [17] 同注[15]。
- [18] 同注[15]
- [19] 星雲法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星雲大師全集》網路版，<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65>，2023年7月20日。

The Ideal Personality Theory of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Kuang Yanbin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ttainment of an ideal personality is the aim of the spiritual practice of all sentient beings. I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ideal personality, the Buddha and the *Bodhisattva* are undoubtedly the highest ideal personalities that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pursues. Meanwhile,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also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 character of a gentleman and enriches the new connotations for the gentleman culture.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ntleman and the Buddha, on the one hand, the gentleman is somewhat lacking in the transcendent significance possessed by the Buddha and the *Bodhisattva*. On the other hand, when a gentleman practices to the extreme, he can experience the realms of the *Bodhisattva* and the Buddha. “*Humanistic Buddhism*” advocates following the path of the *Bodhisattva* and putting it into practice to become a *Bodhisattva*. A *Bodhisattva* is an enlightened and practicing person who is deeply endowed with Prajna wisdom and uses a compassionate heart and the spirit of selflessness to benefit oneself and others and to save all sentient beings. Different from the common view that the realm of the Buddha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Bodhisattva*, in the eyes of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the Buddha and the *Bodhisattva* are just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that appear according to conditions.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recognition that all sentient beings have the Buddha-nature,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believes that one should not only inwardly understand the true nature of the mind but also directly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 am the Buddha”, which is not only the responsibility to save all sentient beings but also the responsibility to save oneself. Only by attaching equal importance to benefiting oneself and others and integrating worldly and supra-mundane laws can one achieve a perfect and ultimate ideal personality.

Key Words: Gentleman, Bodhisattva, Buddha,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